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跋一

吳訥曰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近世疎齋盧公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獵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

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復徵曰跋足也申其義於下猶身之有足也

跋王獻之法帖　宋歐陽修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

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獘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跋隋太平寺碑 歐陽修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獘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

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群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岀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為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為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為文章止此為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所以録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歐陽修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説

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唯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

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唐華陽頌　歐陽修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竊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無不為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

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鮮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之異然尤必棄萬事絶人事而為之其

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跋王晉卿所藏蓮花經　蘇軾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㢠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跋李伯時卜居圖 蘇軾

定國求余為寫杜子美寄賛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為縉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跋南塘挑耳圖 蘇軾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草書後　蘇軾

僕醉後輙作草書數十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去

也

跋魯直為王晉卿所書爾雅　蘇軾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遊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趙雲子畫　蘇軾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托於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葢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黄庭堅

湓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胡笳集句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饘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閫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為難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黄庭堅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摩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絶其山川草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于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俗人言也此畫列於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于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礙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碁簟于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税駕焉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黄庭堅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虚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跋法帖 黄庭堅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令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其二 黄庭堅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説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爭也

跋匹紙 黄庭堅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

開北軒以受凉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醞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賛曰能因濯予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為子書匹紙子予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予因為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有以觀其不凡也

跋范文正公帖 黄庭堅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

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意推而涉世不為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跋林逋薦士書後

晁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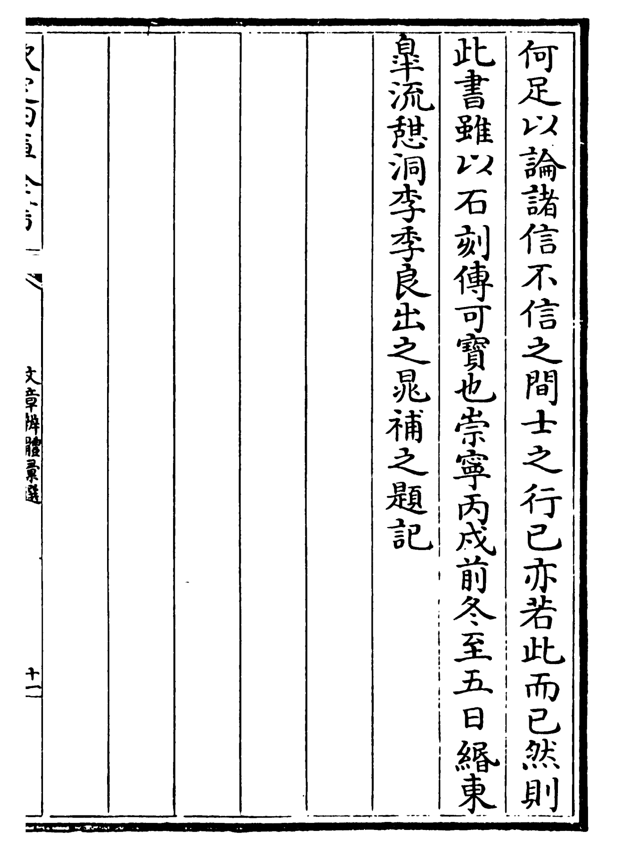
余嘗出錢塘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楝間詩裵回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群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踈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共聞達則反覆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

跋蘭亭叙　晁補之

始予㓜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葢譎以出之輙嘆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無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為而去矣晚多閑居頗屏世好獨於古

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宫自信也不若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鈞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



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皋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六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跋二

跋吕侍講歲時雜記 宋陸游

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吕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

知有後日耶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新亭對泣者正未易得撫卷累欷慶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澤陸某書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李丈叅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

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五月笠澤陸某題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陸游

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

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陸游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絶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為金石精氣去為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花間集 陸游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輙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

耒易以珏扌也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黄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黄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興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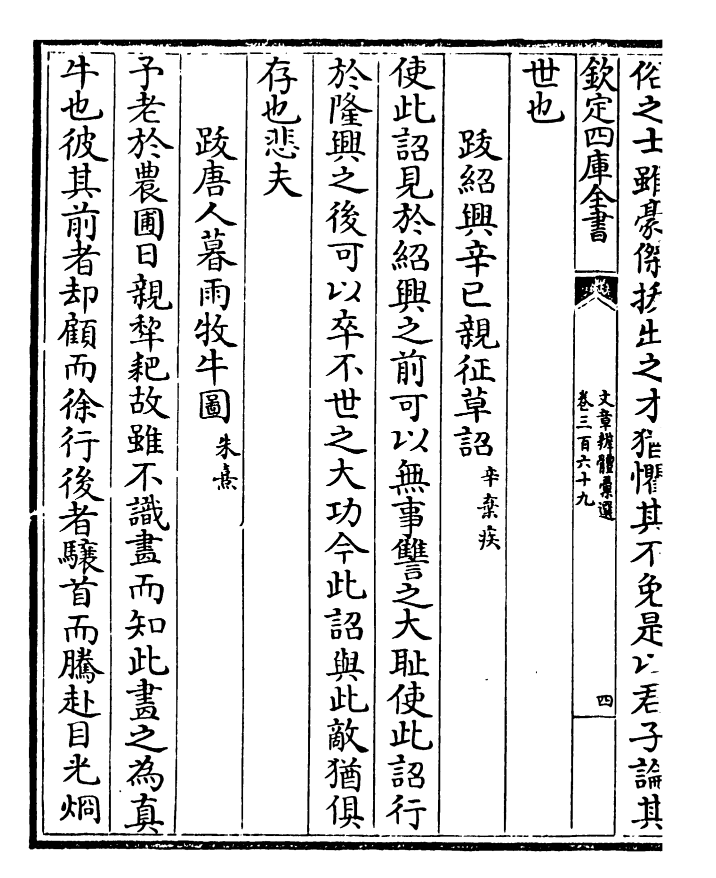
跋畫橙 陸游

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兩朝實録将進書予以史官無

秘書監宿衛於道山堂之東直舍荼罷取此軸摩挲久之覺香透指爪此物著霜時予歸鏡湖小園久矣

跋焦伯強帖 陳亮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况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恳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曾多君子而究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



佗之士雖豪傑挺生之才猶慣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

世也

跋紹興辛巳親征草詔 辛棄疾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敵猶俱存也悲夫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朱熹

予老於農圃日親犂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烱

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詎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真德秀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

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頌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秉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耻於不與而凡隷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耶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冑以

區區鶡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網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耶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復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掩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書

跋吕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文天祥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貿肅唐公名介鄭公俠

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為孤峭質肅之介為直方鄭公之介為敢決荆公之介為執拗三公之介絶於天質荆公之介襍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辯堅忍虛名偽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令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為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

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偽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吕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為言和而行果色温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懐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為圓以就外物者多

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一愚負母圖　文天祥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為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絶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

之處此豈其欲以為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為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為于禁屈伏龎德怒罵之狀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龎德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為自苦子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戎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寛乎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元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顒頵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也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簡為樞密忠肅

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嘆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因書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黄山書如深山道

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黄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生横説竪説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高麓趙黄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為一時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為百

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修家藏雜帖一卷嘗試就卷中所有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玉骨橫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胡紹開如拙工鑄鼎模範未精沉重孤峭

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帝隂兵舉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疎齋如叢祠野屋繪畫風雷雖復駭人却非塵俗張大經如油翁獻技錢孔不濡運杓自然不過熟耳苟正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業意度真淳恨乏京樣王恭政如勤婦作縑致力杼軸雖媿羅綺亦復遅壊周景遠如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修或可證果予既品題七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遭其口吻子僅鮮操筆詎容歴詆殊不知食前方丈具於饔

人舉枎一嘗甘辛立辨正自不必手善烹調然後始識
味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六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

明 賀復徵 編

跋三

恭跋御製詩後 明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貽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間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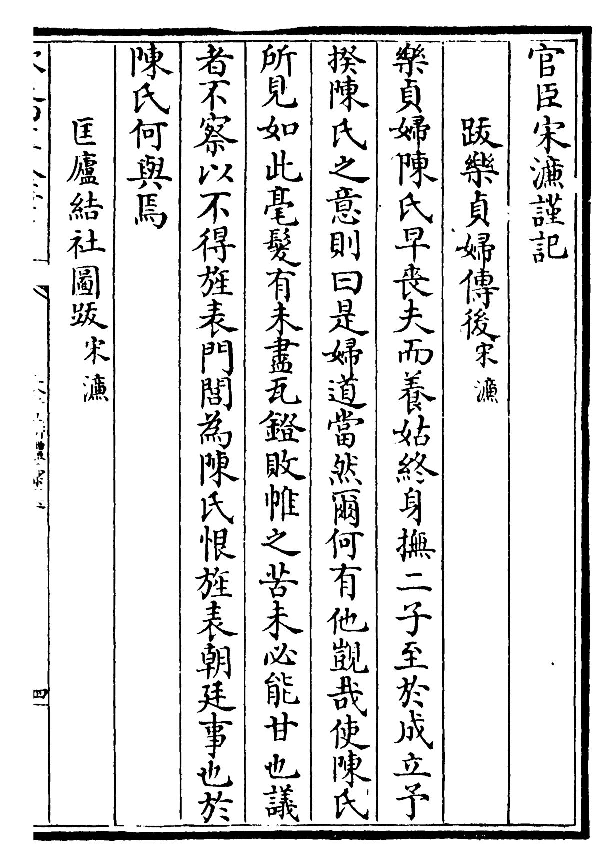
同魚水非直侈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名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厨奇珍内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

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杓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觧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上大悦臣顔面變赬頃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

奉御捧黃綾紙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
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
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子道合共樂太平之盛
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勑給事中臣善等賦醉
學士歌云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麤糲父師明
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
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

又七年叨冒恩榮夐絶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以照燭下士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于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曰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
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
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
侈君之命列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
臣敢竊援此義礲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
來裔給事中書等應制諸詩附録其後而賢士大夫聞
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别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



官臣宋濂謹記

跋樂貞婦傳後　宋濂

樂貞婦陳氏早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覬哉使陳氏所見如此髦髮有未盡瓦鎰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匡廬結社圖跋　宋濂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黄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静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摳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趺陀也其一人

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扺肩作禮而為貎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鬚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歳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

或疑修静與逺公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静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遊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張孟兼文藳序後　宋濂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温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

常以倔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為問伯温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偉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温過矣濂以無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温非謬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温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

造孟兼文藁序嘉其語粹而辭達它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温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有五日

跋黄魯直書後 宋濂

右太史黄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洒皆超軼絶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

旋添新翠有携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翏翏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于毫素間至今如王飛動當是時方謫涪州别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戯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

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𤗃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决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酹文一通爲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

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咼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顔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于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為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酹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

輙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乃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翺臯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愚翁之生死祭文敎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於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閒寂寞之濵者不直臯羽一人而已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方孝孺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獘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為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為人其亦古之所

謂善士矣

跋王侍御所藏楊補之梅 解縉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鮮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好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疎枝冷蘂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度後宫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不得

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奉勅村梅已後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跋胡忠簡公封事藁　楊士奇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揩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豊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

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内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為户部撿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慂之胡之逐又臚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言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跋許石城所藏詞翰卷　王維楨

今在卷者乃皆吴中長老先生之作往往皆有聲詞壇者

也彼其人骨已朽矣其言猶為石城君寳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朽之軀誠有不朽之語也予關以西人也仕宦既二十年矣乃始行遊江南覩江南之川嶺生物與其土風既歆然豔異之矣乃茲復讀卷中書詩益又悟焉則大江者固天所界宇宙限南北令各不相能非區區人力能勝之也且無論別即詞調亦兩之矣總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則十夫而九也

跋東坡草書千文

祝允明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百士入場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桑折柳效之自以為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喻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來故步如云相闗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槁法使

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輙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跋王右丞畫真蹟 祝允明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咫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希濶珍貴之至故諜及琢磨

而況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耶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黄君所昨者乃得捧閲大内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乃縣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閲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跋重勒宋陳公少陽書草石刻　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記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令人見其碎諌鼓𠫤內竪至輿櫬伺戮疑其所言必巉絶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録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牧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

處死生者哉書云倘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賛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吳郡祝允明題

跋越絶　楊慎

或問越絶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弟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絶篇之言乎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朌然後欲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

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吴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黄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兹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跋七姬帖 楊慎

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為第一所書七姬帖文其冠絶也然其事則可疑七姬之死蓋出於潘之逼謂之不幸則可非殉節也平居則優雜子女而漁聚之一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雉經之潘之惡甚矣宋之書人多珍之故其帖盛傳適以播潘惡耳元末士風類如此上下荒淫載胥及溺欲不亡得乎余舊料其情若此近觀高季迪弔七姬多麗詞云倩嫦娥呼天試問如何向人

間生成尤物等閒又把消磨揉群花亂飄塵土毀聯辟碎擲炟波漫說無雙傾城曾數八人少个六人多一般樣細腰㚖㚖高髻㦲㦲奈干戈筵上艷曲翻做帳中歌忍鼓受項纆索帛渾忘記臂結紅羅翠被都閑玉鈿盡落魂遊應去馬嵬坡誰能發香囊解看帕肉尚溫和堪腸斷空樓月落廢院春過其事情信無疑矣吁可憐哉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唐順之

余始聞江陰觀音寺有異僧書心經碑甚奇怪既欲往

觀之則已火矣已而麟陽趙邑侯購得摹本余驟得而觀之則如昌黎子從登太華之巔危峰怵目盩不能下怯慄欲死少焉神氣稍定又如東郭隱几而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而各騁其趣之所極而後止吁所謂技蓋至此哉雖顛素之奔放狂譎比之此書猶為拘攣繩墨而不能展矣雖然其奇怪如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世固有不及經則不合道者非圓機之士誰能信之此書碑既火而摹本亦絶少蓋俗眼鮮好之者麟

陽既得此本乃付黄生道使再刻石寺中以還其舊嗚乎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跋李懷琳書絶交書後 唐順之

大則虞廷禹水稷穡臯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斲斤削剞解鐻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絶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

善書非善刻者不能發其精神而傳于世也釋氏亦云

譬如箜篌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刻亦然

跋唐皇哀冊文 陳琛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登善文學忠讜為貞觀人品第一

觀其叩頭諫立武氏置笏殿陛乞歸田里不以禍福死

生動其心古之所謂大臣與回視當時暖姝自悅為身

謀者特狐鼠耳公書法之妙廼其餘事書家況之瑤臺

青瑣窅暎青春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富豔之極

文皇哀冊覽之三嘆不已書法絶矣世鮮有知者惟米南宮知之米學褚最久知之為最深宜乎虎兒一見即賞鑒也

跋顔魯公帖 羅洪先

右中丞聶雙江先生家藏魯公手書祭季明文稿自乾元戊戌至于今幾八百餘載紙墨猶新世間何物不朽獨此完好其故蓋可知也後有陳文三君跋皆能明其書法而伯敷叙季明事根據史傳甚悉獨言杲卿之葬

稍為失實當泉明購尸時問之行刑者云其父死時先斷一足故泉明啓履謙之瘞以無足者為驗此謂止獲一足豈未之深考耶憶嘉靖戊戌冬訪先生翠微莊始得捧讀當時留意書法徒生羨慕而已今年庚戌冬先生携之舟中諦觀數過則有不勝其嘅然者人之意氣激烈往往蹈險如夷不畏白刃久之意衰氣竭瞻顧利害悔心繼之矣惟發於天性而又能以聖賢之學輔養之是以當其處變委曲審時不失之疎抗而足以成天

下之事至於勢不可為然後從容中道視死如歸此夫子之所謂強孟子之所謂浩然所以塞天地也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肉凋殘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孰不含悲公幸脫於虎口使稍有所瞻顧尚能留念世事耶而希烈之難乃出於二十六年之後齒迈髦矣英英如壯夫不少挫折此豈無其故哉議者謂公之文雖出於神仙浮屠以為不合於理彼神仙浮屠之於世事視聖賢較然殊也獨其所謂靜定者則幾於無辨漢唐以來聖

賢之學不明故二氏者竊據以神其説公之喜談而不置得非以其近似而取之乎當時之人既不足以語此而傳史者之智又不足以發之使公之學不顯而等其忠義至與意氣激發者同科後之儒者亦不深究凡語近於二氏者輒指以為非道而迂緩自處顧謂當然何怪無救於世事也羡慕書法者淺矣感公之忠義莫有知其所由此豈善論世者耶先生之學亦本於静定故凡所在皆有建立今以中丞之節出鎮漁陽乃公故欲

恢復之地而先生受知聖明遭時久泰徼千載之威靈將使邊圉寧謐以伸其未遂之志矣乎

跋袁鏞傳後　林環

袁鏞四明鄞邑人宋進士未受職與謝昌元趙孟傳相友善三人誓以身許國宋季元兵壓境鏞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為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狥國求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聞變赴難求之古則尤少也則如袁鏞

者其真絶無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鏞不能使謝趙二友不背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朱二僕保遺孤於既死之後而脫之於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賣友之徒不可化而鏞之忠誠氣義其餘烈猶足以感動其僕歟不然天欲存鏞之後於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歟死二百餘年其裔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徹皆躋華要則天意蓋可識矣抑不知彼謝趙者兩家子弟尚有廷玉君父子否乎讀是傳為之三嘆

跋于鱗詩牘　汪道昆

于鱗素拙書不待發齡石七十函已有訛筆而余輩愛其辭更取以為嫵媚嘗戲謂子與此何必減宣示黃庭耶于鱗所遺余尺牘詩篇極多不無零落前年聞其訃始帙之為一卷手加料理時時有淚痕漬紙上余老矣留示兒子欲令其知前輩交誼且審一時有奇人奇語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跋四

跋魏平仲字册 明董其昌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極人才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繇天骨非鑽仰之力澄鍊之功所可強入蕭氏文選正與淡相反

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韓柳以前此秘未覩
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
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得十分謂若可學而能耳畫史
云若其氣韻必在生知可謂篤論矣余初釋褐時琴師
第一手諷余學之謀於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但初
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
學嘗見妄庸子有摹倣黄庭經及僧家學聖教序道流
學趙吳興者皆絶肖似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中摧之

不去又東施不捧心未必為人所憎厭也唐宋文人著集至百卷者無數消滅殆盡而獨韓柳歐蘇曾王江湖萬古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每舉示人不得解者余為平仲盡勿視麤心人也

跋東坡書 董其昌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

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海岳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遂有氷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跋蘭亭 董其昌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參之余學書三十九年見此意耳

跋倣顏帖 董其昌

余既失顔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合浦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焚硯今又作一觀如張澤端清明上河圖本因南渡後想見汴京繁華舊事故摹寫不遺餘巧若在汴京未必為此每落筆時想二家神情風韻所及當反深也直恐珠還之日仍添我懶耳

跋樂圃帖　董其昌

米元章書沉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為主乃

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黃相見不無氣懾晚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良有以也此為樂圃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為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

跋畫 董其昌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着千卷書更佳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得一新境輙目之曰又是上陵回

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叔明倪雲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

其二

此余壬辰癸巳為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宋太學借畫臨倣之筆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存此耳自是蓄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平耳非復讀賦時庶幾遇之之意也

跋趙松雪鵲華秋色圖　董其昌

吳興此圖兼右丞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纎有北宋之雄去其獷故曰師法捨短不如書家以肖似古人不能變體為書奴也萬歷三十三年燬畫武昌公廨題

跋唐伯虎絶代名姝圖　董其昌

相如之賦昔人稱為勸百風一此冊子畏之畫似勸希哲之詩似風又幾於罟矣若夫王嬙以女兵柔虜薛濤

以才媛娛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輕典否則不免重臺之誚

跋林下風畫　董其昌

歲在已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託路大夫求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書家之有李衛奇矣奇矣山居荏苒幾三十年乃聞閨秀之能畫史者一再出又皆著于武林之西湖初為林天素繼為王友雲彼如北宗卧

輪偈此如南宗慧能偈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絶吾見其止雲友澹宕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遶樹三匝非然明二三君子為之金湯何自磨磚作鏡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遑見獻花天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

花史跋　陳繼儒

有野趣而不知味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

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菓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跋陳白陽阿房宮墨跡　黄汝亨

米南宫行草頗得晉人之神祝京兆從横下筆不減南

宮道復此卷如六王畢四海一起筆轂行神酣色飛即京兆可為讓席至妃嬪媵嬙以下腕力多散世或疑非道復真物故也唐名將薛萬徹有大勝亦有大敗此為道復勝中之敗未可知不宜遂掩名將風氣

葉君節秋懐詩跋　曹學佺

予觀詩説曰春至艶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然非艶爽不能以相悅豈二序凉燠時顧顬自為政耶秋之色素衷相喻者誰也秋之韻長興相屬者誰

也則非丈夫士不能而非婦人女子之所能辨也予復有說焉詠美人者必以花草詠花草者又必以美人山水之佳者固入畫圖圖畫之佳者又肖乎山水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相如言工於形似此皆詩家之正脉韻士之極致也予甥棐君節少年爽朗剛腸素臆之士乃其為秋懷詩則若寤寐美人而馳情于佳冶者雖曰凜哉秋之為氣殊輕柔宛轉不勝可憐春也此固文人所藉以遣其筆端而漱芳含潤哉若必舉其人以實之指

其事以証之則亦不但痴人前說夢矣

跋袁中郎書　鍾惺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則非墨跡舊榻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舊榻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復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寫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之偽者余請以袁中郎之書實之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出者有巧拙從筆墨

出者有雅俗巧拙可強雅俗不可強也中郎沒才十餘年其書又不工今展卷深思若千百年古物乍見於世是何故請與書家叅之

跋兩峰罷霧圖 李流芳

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煙林霧障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槳至堤上縱步看山領畧最多然動筆便不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陽湖上題畫

詩云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陰雨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舩窻含墨信風行此景此時此人此畫俱屬可想

跋題畫冊與子薪　李流芳

三月十八日余自吴門還翌日與子薪相聞且招之子薪報云彦逸亦在此質明當與偕來是日輕陰風氣蕭爽集伯氏從子輩於寶尊堂既酣子薪彦逸遂留宿山雨樓頭晨起登樓看雨焚香啜茗頗適飯罷兩君便欲别去予曰家釀頗冽尚堪小飲當為稍淹已維舟於門

矣既飲酒白于玉芬于桂甘于泉新綠映檻雨潤欲滴門外屐聲不至咼足而或笑或歌或泣皆生平懷而不盡者遂不能去肴既盡佐以筍蔌重滌酒器出所藏奇窯舊玉二杯陳案上呼五木得異采者飲一杯童子時時摘花來供蕙既方舒微視人而笑虎茨數樹著花如雪掩映齋壁子新往往叫絕因相牽入慎娛室索墨汁屬予畫且畫且談竟畫此卷欲題一詩已醉不能聊紀此以資他日譚柄相知如閑孟孟陽者可一示之勿以示俗

人也

跋題畫冊 李流芳

去歲八月過吳門晤王淑士兄弟留宿虎丘秋熱甚酷舟還至鹿城稍有涼意同舟夏華甫携得宋箋冊予愛其光潤宜墨輙作小景兩日間遂畫此冊自謂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眞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懐令摹古者見之當為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

賞形似之外耳

其二

辛酉臈月北行意思蕭索到吴門聞子將將來遅之同行因暫住虎丘之鐵佛僧舍時送予者為予薪魯正舍弟無垢舍姪宜之兒子杭之武林都修之時時抱琴來作數弄比玉還白下與予一路同來樂酒晨夕古白同寓舍閒日一相對楚中李宗文居停亦相近女冠王修微數以扁舟往來山中差不寂寞然夜闌客散輙苦

無緒或終夜不寐無可自遣燈下索墨汁作書及畫同居者皆得飽所欲而去以此為笑樂兒子不好學而偏嗜畫每欲裁之不欲身為作俑然興酣輙忘之此册數幀于酬容之暇乘興點染不知為兒子所乞也書畫本高人之事非讀書萬卷胸中筆下無半點塵俗不能工兒輩患不好畫耳安有好畫而不肯讀書者昔人云我常自教兒此非解嘲語不然亦當如淵明詩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耳無以為别書此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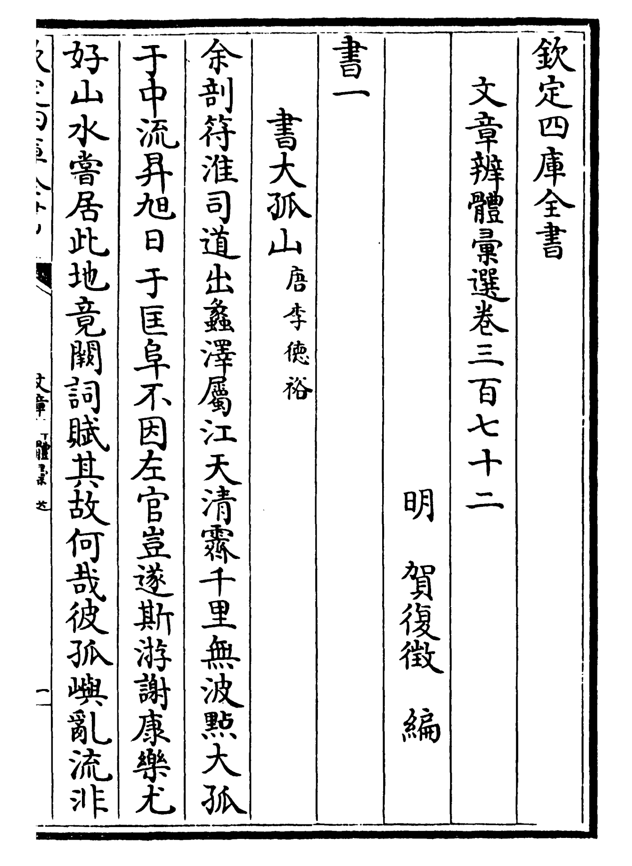
題畫冊與從子

李流芳

今年在西湖六七月日以書畫為役手腕幾脱秋中言歸遂絶意此事數月以來奔於塵鞅間有酬應非其所樂臈月自吴門還連日陰翳門無剥啄頗有紙窓竹屋之致偶簡得從子緇仲所乞高麗冊連畫得十二幀或挑燈酒闌雜以夢境或映簷呵凍盥櫛都忘人生閒適之味不可多得至于墨筆遣意尤難吾不知此畫方之作者工拙若何然其胸懷所寄不受促逼或亦不當以

工拙自之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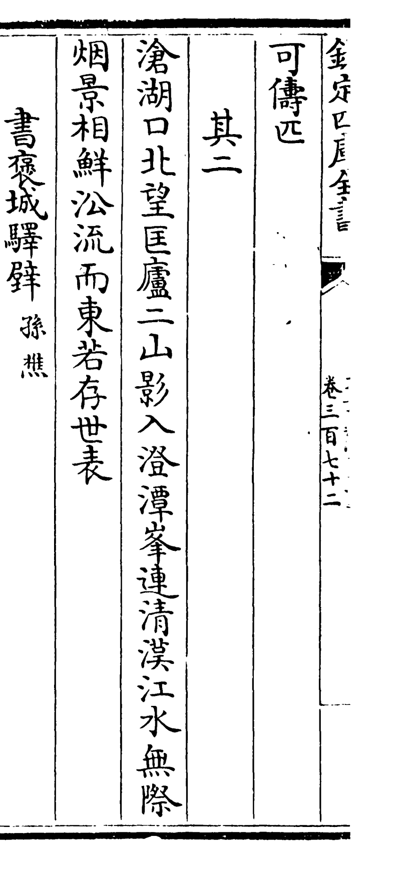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書一

書大孤山 唐李德裕

余剖符淮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孤于中流昇旭日于匡阜不因左官豈遂斯游謝康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亂流非



可傳匹

其二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峯連清漢江水無際烟景相鮮沿流而東若存世表

書褒城驛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散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

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犇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
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
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
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
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
凡所以汙敗室廬麋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
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
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

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吒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于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茍有不利於

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眞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縁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卭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巂俱為

邉城廹於羣蠻田在賔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廹于戎南廹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植横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輙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残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

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于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輙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絶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刼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固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裒槩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于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虚

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齎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邉戍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斂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趍扶戟而鬬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

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常以為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僻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辟以俟寇敵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

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道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

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㑹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

者易于輙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廡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

何曰上請貸期不欲槩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糞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閒給事中考校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切至如緩急補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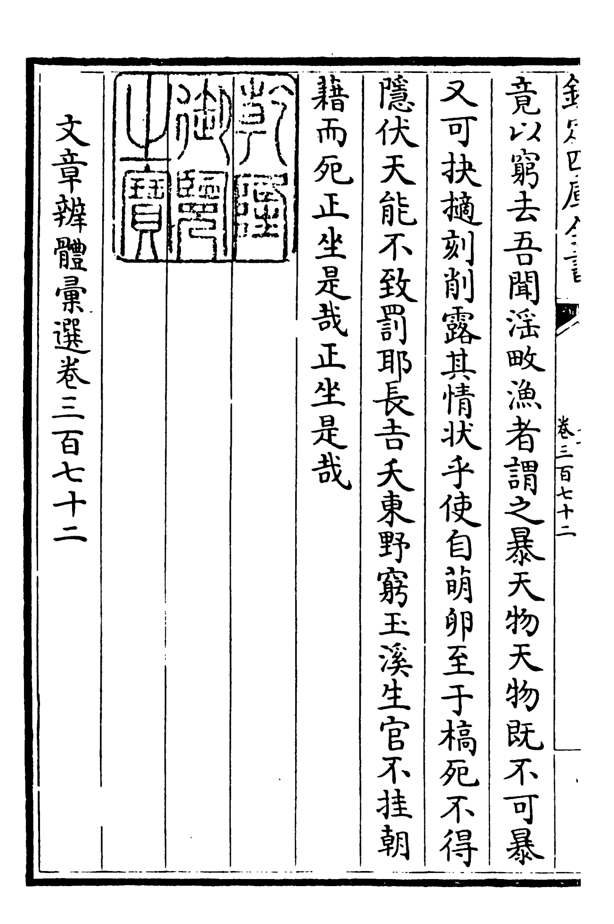
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李賀小傳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為兒童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

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陂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叢篠蒙翳如鳴如滴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鰲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蓦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

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于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俞鳳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

書梅聖俞藁後　宋歐陽修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忻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

調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在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葢不可得

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神人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

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

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槀而寫之然余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槀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舊本韓文後　歐陽修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

默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而校定之其後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葢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

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廢棄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

懼者益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脱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

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書東臯子傳後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容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

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為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即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

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豫刻死日自為墓誌余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淳于髡傳後 蘇軾

淳于髡言一斗旣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閭之會男女襍坐幾於歡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軾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

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

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蘇軾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若逵所書經後

蘇軾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偈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洒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柳子厚牛賦後　蘇軾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

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書淵明酬劉柴桑後　蘇軾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袷衣顧念兹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書醉翁操後 蘇軾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

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
令無際者顧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徐州書會獵詩後 蘇軾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絶
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
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
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絶衆容
皆鷩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

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兾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歳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城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邉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為異日一笑

書黄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甞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逺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

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

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黄子思慶歴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書墨　蘇軾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黒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黒方求黒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黒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硯　蘇軾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徳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苦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其二

澤州吕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吕字非刻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黄氏家見一枚黄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臨臯亭　蘇軾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

之脩慚愧慚愧

書楞嚴經後　蘇軾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還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

羅漢僧慈悲哀愍恵我無生法忍無無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

之薄其悬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
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
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
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
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
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
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
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

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甞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廹存之於書未甞擀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

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與曰焚藁者誰與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與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

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

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為

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録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内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于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絶不録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淫誣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説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

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𦍒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乆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按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記史傳繇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

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盛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甞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畧厭煩趨易行將泯絶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悦簡要

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
黄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多名家李延壽總
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
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
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歴世大典髙勲美徳襃贊流于萬
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
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恱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
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歴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寘

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後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師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遥隷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黄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録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

古嘗閲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隱桓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録國史於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熈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俯仰竊禄因取諸書以國

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絶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是也自周共和六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

足攣瘵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預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逋遡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他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删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七十三